【浮生】

便利店老板的葡萄小令

□耿艳菊

明晃晃的阳光照得人炽热难耐，即便已是下午五六点钟了，热气依旧灼灼。我走得又累又渴，看见路边有一家生活便利店，隔着透明门帘，不经意一瞥，货架上如紫水晶似的葡萄牵住了我的目光。

这水晶葡萄和水果店里的葡萄不同，小巧玲珑的，看上去十分新鲜。问便利店老板，他说是自家后院里种的，吃不完，拿来送给顾客，都是刚摘的，清洗得干干净净。说话间，老板已递上来一串紫水晶让我尝尝。

我买了水和面包，就着紫水晶葡萄一起吃着，淡淡的酸，深深的甜，像极了从前家里院中葡萄架上长的葡萄的味道。故乡与此地相隔千山万水，地域不同，却有着相同味道的葡萄，而且是多年不曾吃过的味道，着实令人欣喜。

便利店老板热情爽朗，聊起葡萄，竟打开了话匣子。

他曾在南方的一座大城市待过十多年，那里最不缺的就是五彩缤纷的水果，而每年夏天，他却常常想念家乡小院里的紫葡萄。家乡小院里左边有一块空地，在他出生那年，父亲为了迎接他的到来，就搭了一个葡萄架，葡萄的枝叶藤蔓爬满了架子，一嘟噜一嘟噜的葡萄圆润可爱。这里搭起的鲜翠的小小世界照亮了黯淡多年的小院，正如他的到来一样，让枯寂数年的小院有了勃勃生机，有了人世间最平凡也最珍贵的欢歌笑语。

他就这样在葡萄架下长大。刚开始，葡萄架上长的葡萄酸酸的，他不怕酸，一颗颗吃得香甜。后来，一年一年，葡萄竟越来越甜了。他母亲笑说，这葡萄呀，和咱们有了感情。

19岁那年，他已经长成了大个子，快有葡萄架高了。和父亲站在一起，父亲仅到他肩膀。高中毕业后，他没有考上大学，也不想去复读。父亲背着行李到车站送他去外面闯世界，两个人并排站着等车，父亲沉默，他也沉默。

父母人到中年才有了他，如今父亲已两鬓斑白，背也弯了。父亲瞅见他眼里的不舍，故作洒脱地安慰他，好男儿志在四方，一定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

十多年后，他终于在一个陌生的大城市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。而这时的父母已是耄耋之年，父亲的头发全白了，母亲的腰已经直不起来，只能拄着拐杖在院子里挪动。他要接父母去他所在的城市一起生活，但年迈之人哪里离得了生命之根呢？他提了两次，父母嘴上答应着，神情却显得惶恐不安。

每年他都要抽出时间回家乡看父母，回去时欢欢喜喜，走时却像生离死别。父母已如风中之烛，每次离别，他都担心下次还能不能见到他们，心中一酸，眼泪涌出了眼眶。父亲每次都坚持把他送到镇子外的大路上，然后坐在路边看着他的车消失在无限深广的世界里，直坐到暮色四起才怅然地站起身，慢慢走回家，空落落的，那是多么孤独忧伤的身影。

思来想去，辗转反侧，他还是决定放下这么多年闯出的天地，带着妻儿回到家乡，陪着父母过一种简单安宁的生活。只要一家人在一起，开开心心地生活，外面的世界有什么好留恋的呢？

他就这样决绝地从外面那个热闹的世界回到了生活节奏缓慢、简单宁静的家乡小镇。父母坐在院子里，看调皮可爱的孙子在葡萄架下玩耍，他和妻子在厨房准备饭菜，饭桌就摆在葡萄架下，清风徐徐，一家人和和美美，笑声不断。

这是他现在的日常生活，和过去脚不沾地的忙碌截然不同。那时他几乎没有时间坐下来好好地和家人吃一顿饭，常常是刚坐下，电话就响了，刚拿起筷子，却想起合约里有一条欠妥，拿起包就去办公室。这样的他忙碌却不踏实，脾气越来越急躁易怒。

在外打拼的日子也不能完全否定，那就像一首气势豪迈的词曲，大江奔流，开阔了人的眼界。而当下清素宁静的田园生活像缓缓的溪流，是一首简单平和的家常小令，浅淡、味平却隽永，他称之为“葡萄小令”。

小令，上学时学过，是一种词或散曲的体制，可我实在没想到，他一个生意人也能说出这般文绉绉的话语。可见，他是一个懂生活的人。

我能理解他。尤其是像现在这样城市化进程快速的时代，交通和讯息都是过去的年代不可想象的，城市里那些奔忙的身影，很多都是处境尴尬的，故乡回不去，在城市里漂着如无根之木，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原因让他们在路口徘徊纠结。他算是奋斗出来了，可是父母亲情、人间的天伦之乐呢？也要去选择和衡量。一个人心灵的根基仍是生养自己的水土，哪怕可以豪迈地说在哪里生活哪里就是故乡，可夜深人静的时候会想起家乡的月亮，风乍起的时候会想起家乡的食物，这些幽微的感情，点点滴滴都倾诉着一个人的来处。

多年前，我也曾在故乡和城市之间徘徊过，而最终选择留在了大城市。选择没有对错，合意就是最好的。无论在哪儿生活，都不应该让忙碌和焦躁喧宾夺主，该快步向前的时候一往无前，该停下来的时候就要停下来感受生活的细微之美。

【知味】

家常一碗面

□张金刚

巷口卖手擀面的大姐多日未出摊，我便多日从满怀期待到心生失落地骑车穿越小巷，心心念念着宽展案板上沾满金黄玉米面的那一团手擀面，盼着某日又逢着她勤快的身影、灿烂的笑容，还有那声爽朗的招呼：“买面条呀？”

或许是上了些年岁，在吃过了天南地北的各式面条之后，我愈发对一碗朴素家常的手擀面情有独钟。故而，对小城多个机擀面摊、风味面馆视而不见，情愿穿街过巷，兜兜转转，光顾这家太阳伞下现擀现卖的手擀面摊，哪怕在烈日雨雪、嘈杂熙攘中等上十分钟，买上两块钱的，回家自做一碗称心的家常面，只图一个舒坦。

不久前，听说大姐的丈夫生病，她陪着去了北京看病，恐怕一时半会儿回不来。母亲的唠叨又响在耳畔：“你爱吃手擀面又不学着做，哪天我擀不动面了，看你吃啥？”对母亲的担心，我从来都不以为意，哪儿还买不到点手擀面？这回真买不到了，只能尝试着自己动手。先前，母亲和面、擀面、煮面的镜头如教科书般在脑中放映，指引着我一步步操作。毕竟，人至中年，掌控面团远比掌控生活、工作简单得多，第一次便如愿，后屡试不爽，并深深爱上这自己动手的家常烟火。

两碗面粉，撒些盐，打入一个笨鸡蛋，倒入从老家取回的山泉水，用筷子快速搅拌成丝丝缕缕、白里透黄的面絮，一点点揉捏按压成稍硬的面团。用手蘸水，最后打理得手光、面光、盆光，蒙上湿布，开始饧面。想着那来自故乡深山的泉水和富含营养的蛋清蛋黄，奇妙地与不知产自何方的面粉相遇，慢慢浸润、交融，不由对那块面团心生敬畏。

一个多小时后，将饧好的面团再次揉得细腻、光滑。案板上撒上面粉，将面团压扁，用长擀面杖擀开、擀薄，撒上金黄的玉米面，将面饼裹在擀面杖上，滚动着擀上几个来回，摊开、撒面，再裹上、再擀……那极具颗粒感的玉米面，有股纯正地道的清香，牵引着我的思绪在儿时的玉米地里游荡，回味着那一口锅贴饼子、玉米面糊糊、爆米花的悠远滋味……几番下来，摊在案板上的面饼又大又圆又薄，均匀地再撒一层玉米面，将面饼折叠成长条，操刀细细地切成面条，规规整整地列队排在那里，等待着最后华丽转身的“一抖擞”。这“一抖擞”，要抖擞出力道，抖擞得细长，极见功力，也是对和面技术的检验。

虽没有拉面、削面那副阵仗，可擀一次面条也会胳膊发酸，一身是汗。听说卖手擀面的那位大姐，日积月累，两手的关节常在夜晚隐隐作痛，可为了一家的生计，第二天她又站在巷口，笑对每位顾客。

因白天要上班，我擀面常在夜晚。和面、擀面时，打开视频，边看边听边忙；饧面时，做些家务，读读书，发发呆。天地至暗，灯火温暖，妻子、孩子在房间，我在厨房，忙着各自的事情，互不言语，默默守候，最惬意、最享受的生活莫过如此。

妻子不会擀面，却爱煮面。早餐一碗面，应着季节变换不同的汤头。春天菠菜、油菜面，夏天豆角、茄子面，秋天丝瓜、番茄面，冬天白菜、萝卜面。不管汤头如何换，鸡蛋总是绝配，蛋花漂在汤里，荷包蛋埋在碗中；再配上一碟咸菜、几块面包或几片炸馒头片，喷香可口。清早，暖暖地吃上一碗面，一天心里都会暖暖的。

盛夏，最宜吃上一碗过水面。面条煮熟，捞出浸在冷水中，然后挑在碗里，爽爽利利，温和舒适。浇头可凭喜好变着花样来，喜欢热汤面，便做豆角肉丝卤、茄丁肉丝卤、番茄鸡蛋卤、香菇油菜卤，吃起来滋味十足；喜欢凉汤面，便将黄瓜切丝，加盐、蒜末腌制片刻，浇入油炸干香椿或油炸花椒，吃起来清热凉爽。

忘记过了多少时日，偶然下班路过巷口，看到那位大姐又出摊了。她的笑容依旧灿烂，依旧对络绎不绝的顾客爽朗地招呼：“买面条呀？”不知她丈夫是否康复，生活是否好过，餐桌上的那碗面是否也如我家这般家常、幸福？

【世相】

小镇上的十字桥

□王太生

七八年前，儿子大学毕业，被招聘到一家银行工作。第一个工作地点，在一个偏远的小镇上。

小镇不大，镇上有座十字桥，横跨在四条河流之上，那家银行网点在桥的东北角。每次我去给儿子送东西，坐在乡村公交车上，远远地看到那座十字桥，便在桥的这一边下车，再从桥上走过，就到了。

离城远，离邻县近，小镇离家有四十多公里，儿子回城很不方便，晚上也就不回来了。我有时去陪他，顺便带些在家中做好的菜。到了银行网点，不便打扰人家工作，就一个人在十字桥上散步。

我仔细端详十字桥，那是两条长五六十米的水泥大桥的交叉，在桥中间相通。两桥如两根射线，一条由西南角连接东北角；另一条从东南角系着西北角。如果河里的鱼浮游到此，也许也要犹豫一会儿，是向左，还是向右？人在桥上经过，走到桥中心，也得观望一下，是往东，还是奔西？

我在桥上吹风，注视着河流的走向。有水泥挂桨船从桥下经过，河流南北延伸，流向远处。还有两条河，流向镇子的里外两个方向。

儿子来到这个小镇银行网点工作，走到人生的第一个十字路口。这座十字桥对他来说情形契合，似乎就是为他“量身定做”。我对儿子说，这不是你一辈子待着的地方，却是你职场生涯开始的第一步，你要好好安心工作。

为解决交通出行问题，我思忖着让儿子学车考驾照，可是他又走不开，根本没时间参加驾校培训。就在这时候，我在桥上认识了驾校教练刘二旦。

刘二旦是驾校教练，家住在村里。那天他驾车从桥上经过，我喊住了他，把儿子没时间去驾校的情况跟他说了，刘二旦说：“没问题，等下班后，我在镇外乡路上教他。”他留了名片，一溜烟，驾车从桥这头消失在桥那头。他提出要一次性把两千多元培训费给他，由他代交到驾校去。

毕竟是陌生人要钱，我有些不放心，就问了在银行网点对面卖烟酒的孙二。孙二说，这儿有两个驾培教练，一个滑头、口若悬河，拿了钱不一定教你；另一个老实、靠谱，这个人就是刘二旦，虽然他说话有点结巴。

我偶尔过来陪伴不能回家的儿子，爷儿俩挤在一张硬板床上睡。在陌生的地方睡不着，便站在三楼宿舍窗口看那座十字桥。夜深了，已经很少有人从桥上走动。

乡村的夜晚很寂静，子夜时，听到猪的叫声。很快，天渐渐亮了。

天亮了，我踱上十字桥，在桥中心折一个弯，便走到了西北角的老镇街，那儿有卖豆浆油条的小店。返回时，我看见一辆开往上海的大巴车停在十字桥的东端，在烟酒店门口等待上客，原来孙二的小店还兼着长途班车的票务工作。

早晨的太阳刚露脸，我站在四层楼的楼顶晾晒被子。从这个角度，正好可以鸟瞰一座独特的桥在四条河流上的姿势。一座桥呈十字状，轻盈俯卧在有着淡淡晨雾的河流上。这是深秋的早晨，镇子四周的稻田一片金黄，桥的轮廓在水面留下晃动的倒影。我很想跑到桥的下面去，看这座桥的结构，看它如何十字交叉、彼此连成一体，任凭风吹雨打，依然如故。

就这样，儿子在那个乡镇银行网点工作，十字桥是他在小镇上最熟悉的朋友，孤独时推开窗户看看那桥，有一座桥在，内心不再寂寞。从秋天，经过次年春天，过了夏天，他被调到另一个网点去了。这一年的时间里，他在十字桥上不知走过多少来回。雪落的夜晚，去小镇上的浴室洗澡，要经过十字桥；夏天的晚上天气燠热，常常睡不着，他索性走到十字桥上吹风，站在桥中央，双肘支在桥栏杆上，仰望天空，天空中星星好多啊，密密麻麻，儿子看着星星，星星也看着他。

儿子和镇上的人也熟络起来。一个冬天的傍晚，我去看他，在桥西刚下车，天空便飘起大雪，不一会儿工夫，除了青墨色的河流外，田野、草垛、房屋都白了，天地俱白，我看见他和一个人正站在桥上说话聊天……

不知是谁想的金点子，在一座小镇的四条河流上建了这座十字桥，从此四河八岸相连，鸡犬相闻，彼此相通，人和车从桥上走过。人生不是抵达就是出发，需要你吃得辛苦、耐得寂寞。十字桥就是人生的一个隐喻。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孔昕 美编：陈明丽